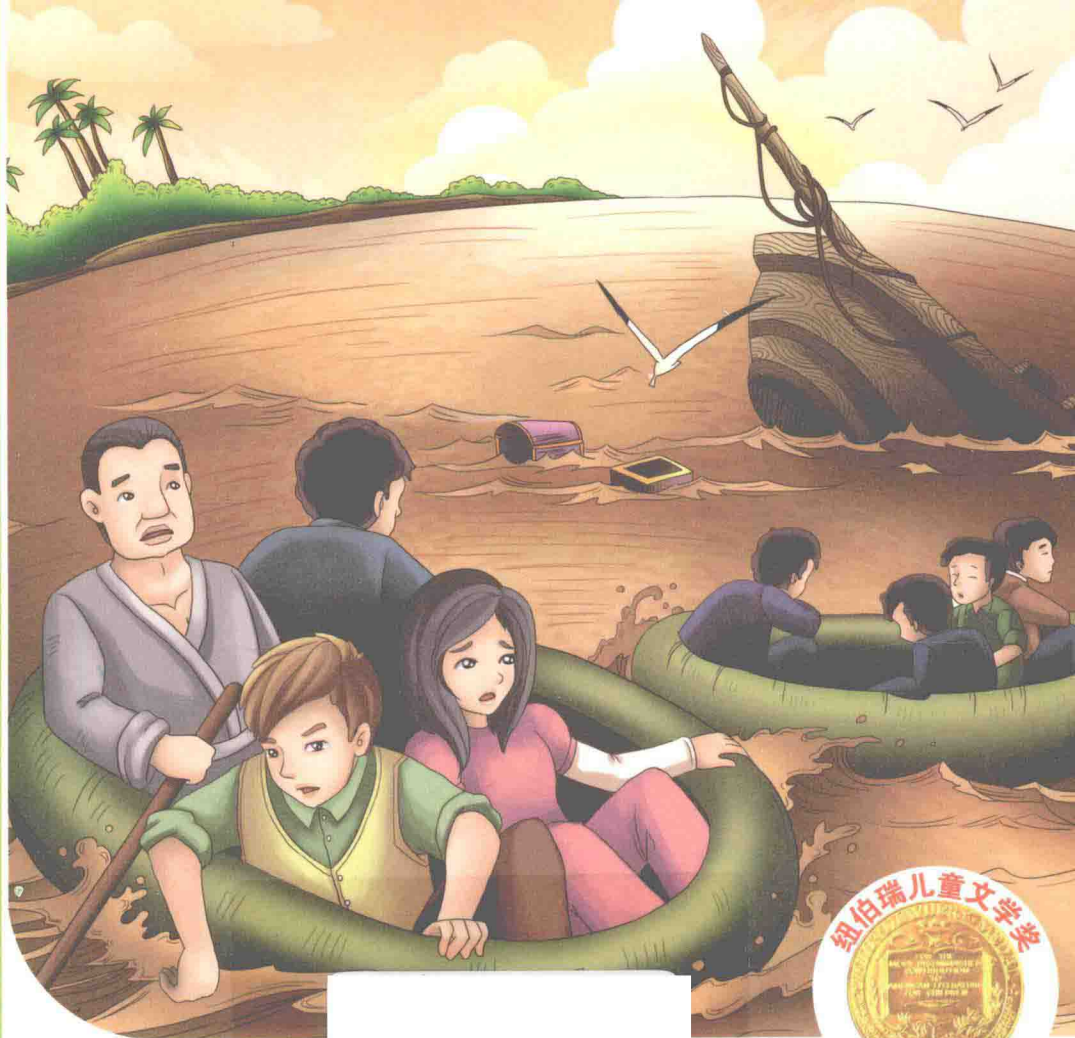


国际大奖绘本馆

「美」哈维斯◎著 杜瀚宇◎译



海上冒险王

纽伯瑞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

一场惊心动魄的海上冒险，
一部开启孩子勇气与智慧的优秀儿童小说。

国际
大奖
作品

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

⑧·国际大奖绘本馆·⑧

海上冒险王

[美] 哈维斯◎著 杜瀚宇◎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海上冒险王 / (美) 哈维斯著; 杜瀚宇译. — 哈尔滨: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15.4

(国际大奖绘本馆)

ISBN 978-7-5388-8257-5

I. ①海… II. ①哈… ②杜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图画故事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8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71795号

海上冒险王

HAISHANG MAOXIAN WANG

-
- 作 者 [美] 哈维斯
译 者 杜瀚宇
责任编辑 王嘉英 王 研
封面设计 白立冰
出 版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
地址: 哈尔滨市南岗区建设街41号 邮编: 150001
电话: (0451) 53642106 传真: (0451) 53642143
网址: www.lkcbs.cn www.lkpub.cn
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三河市骏杰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 mm × 1000 mm 1/16
印 张 22.5
字 数 260千字
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388-8257-5/G · 990
定 价 39.80元

【版权所有, 请勿翻印、转载】



第一部分 一个老熟人

- 第一章 陌生人 / 002
- 第二章 举止古怪的舅舅 / 013
- 第三章 黑格贝的谷仓 / 018
- 第四章 击剑和船舶 / 025
- 第五章 神秘的计划 / 035

第二部分 海内存知己

- 第六章 道别 / 048
- 第七章 疯狂的夜晚 / 062
- 第八章 探险号帆船 / 078
- 第九章 一首古老的海歌 / 085

第三部分 东方低地

- 第十章 麦特森 / 096
- 第十一章 对老朋友的新认识 / 105
- 第十二章 诺思船长归来 / 114
- 第十三章 问题显现 / 127

第十四章 看见陆地 / 133

第四部分 三个绝望的人

- 第十五章 岛屿 / 144
第十六章 怪事多多 / 158
第十七章 丛林来的人 / 167
第十八章 警告性的挑衅 / 179
第十九章 分头行动 / 187
第二十章 逆流而上 / 192
第二十一章 一次可怕的意外 / 203
第二十二章 围困 / 216
第二十三章 突围 / 225

第五部分 为了我们的生命

- 第二十四章 黑暗中的长矛 / 238
第二十五章 棋牌游戏 / 244
第二十六章 赛思舅舅再也回不来了 / 253
第二十七章 倒塌的堡垒 / 261
第二十八章 顺流而下 / 277
第二十九章 陆上之战 / 290

第六部分 漫漫回家路

- 第三十章 巡洋舰 / 300
第三十一章 一场比武 / 314
第三十二章 向西航行 / 325
第三十三章 灾难之门 / 334
第三十四章 一个古老的故事 / 346
第三十五章 光阴似箭 / 351



第一部分

一个老熟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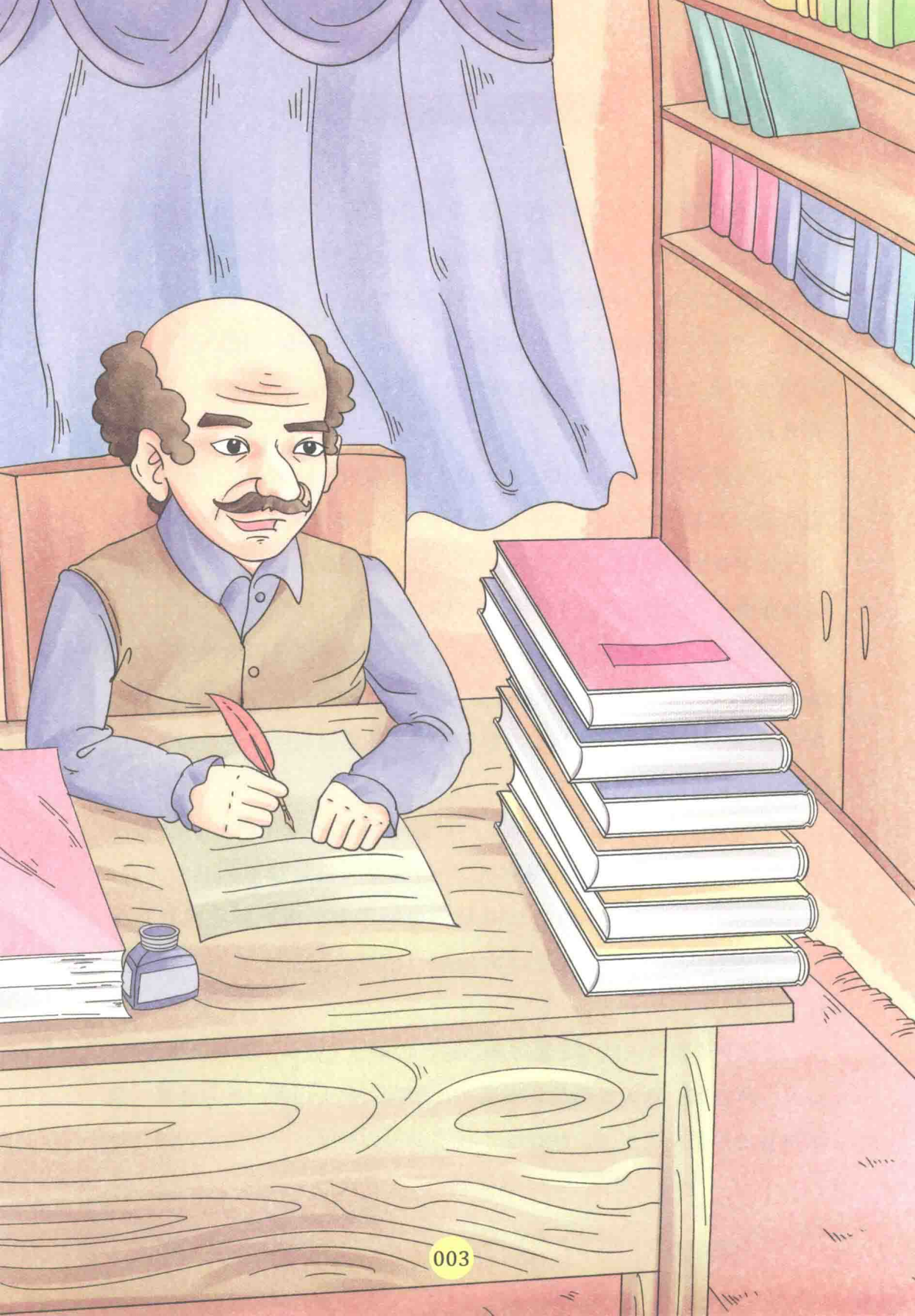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章

陌生人

1826年夏天的一个早晨，我擦掉额头上的汗水，拭去衣服上的面粉，展平衣袖，穿上大衣，像往常一样，在朝阳的照耀下平静地走出店外。昨天晚上下了一场雨，今天空气格外清新凉爽。尽管才六点，我已经工作了一个小时，赛思·阿普海姆舅舅也已经来照看这个店了。昨天晚上我们讨论了一些事情，最后打算让我去镇子的另一头去办事情，对此我很满意。

要走的时候，赛思舅舅抬起头来说道：“你尽快去吧，越快越好，麦基的这船石油，质量和颜色都不好，你要训斥一下这个年轻人。但是更重要的是，你要告诉这个年轻人的父亲我对他们商品的意见。如果他们能领会我的意思，下一批货我们就可以把价格压到每加仑九十美分。我向你保证，他会带孩子来道歉的。好了，走吧，快去快回，繁忙的一天就要开始了。”

我点点头走下台阶，转过身回头望了望，这时赛思舅舅坐在桌子旁，光光的脑袋伏在账簿上。这让我想起了一个记录着重量、体积、美元



和美分等贸易单位的多孔文件夹。赛思舅舅是一个敏感、粗鲁的小老头儿，有着犀利的眼睛，薄薄的嘴唇，额头上刻着深深的皱纹，下巴四周满是因不耐烦而促成的弧线，就是这些特征，让他在镇子里鹤立鸡群。尽管我们是北方佬，但在这儿，他却享有声望，他对自己特殊的讨价还价方式充满自豪。这可能是一些恭维词，但是他自己从来没有怀疑过。

他在我们约范姆镇周边的三个镇子上拥有财产，并且在波士顿银行里存着一大笔钱。另外，他一个镇子一个镇子地放贷，从中收取利息，并且他拥有两艘纵帆船和一艘三桅帆船的业务股份。不过，镇里这家普普通通却异常繁忙的店才是其财产的主要来源。

如果有人认为没有信誉就能达成交易，那么赛思舅舅会对他投去不屑的目光，并会说：“哼，他要么喝多了，要么就是疯子！”星期天的时候，他会布施一些物资到教堂里，为自己在财富积累过程中所使用的小小的欺骗手段做些补偿。

一些人认为，表面上他所有的财富都是通过他用诚实劳作换来的，其实是通过恶毒的手段得来的。不过这些人只是镇里的一些无赖，据说赛思舅舅在年轻的时候就对他们有所了解。但是赛思舅舅从他们身边走过的时候，不会屈尊向他们打招呼。当然也没有人相信他们说的话。

我和赛思舅舅的感情还是很融洽的，他是一个好人。我母亲去世后，他没少帮衬我。别人觉得赛思舅舅脾气暴躁、举止粗鲁、行为怪异，但是对我他总是和蔼有加，并且给了我不少钱。不过，一个陌生人却让他



十分头痛。

赛思舅舅仍在瓶瓶罐罐之间忙碌着，我转身离去，开始了我真实而又狂野的旅途。

我经过教堂、牧师住宅、铁匠铺，一些矮小的建筑和我们的商店围成一个中心，附近的人都住在这儿。让我惊讶的是，竟然没有人起床，也没有任何声音。夏天的早晨，这儿的人不会因六点还睡着懒觉而羞愧。

按理说，我应该能听到金属碰撞的当当声，人们唤马的嗡嗡声，榔头敲击钉子的叮当声，还能看到金雀鸟穿过丛林。但是没有任何说话的声音和劳作的繁忙，镇子里一片沉寂，劳作一天的人们趁着长长的空闲时间，像往常一样休养生息。铁匠炉里的火苗慢慢消退成深红色，失去了往日的活力。铁匠铺里拴着三匹马，外面沉重的马车等待着它们的驱动。一路上没有看到一个人。

走了一段路程后，我感觉很奇怪，开始充满好奇地寻找引起这种奇怪现象的原因。不过我从铁匠铺走过后，却看到了之前并没能见到的铁匠和他的客户，他们聚在铁匠铺里谈论着，并且都盯着镇里一家离铁匠铺不远的老酒馆。

好奇心战胜了责任感，于是我放下差事，穿过高高的草丛，谨慎地越过几个老轮子和一堆废铁，加入到他们中间。

他们的谈话加重了我的好奇心。

铁匠清了清喉咙，粗鲁地嘟囔道：“行为举止像他，但是我确信不是他。”

其中一个农民压低声音问道：“他知道，二十年前的事情不会再重提，

为什么他不回来？”

铁匠嘟哝着说：“康奈利·格雷森！在哪儿找到的钱，买了这么一套好衣服和一个獭皮帽？”

“这不好回答。”第三个人插话道。他们交换了一下眼神，意味深长。

他们沉默着，这时我鼓足勇气问道：“你们在谈论谁呢？”

他们盯着我，再次交换了一下眼神。

“乔，我们在谈论酒馆里的一个人。”铁匠友善地说道，“也就是本，昨天晚上看到他，今天早晨又看到了他，许多年前他生活在这儿，突然就离开了这个镇子，我不能确定本是不是康奈利·格雷森，但是如果本是康奈利·格雷森，我也不会惊讶。”

现在我看清了坐在酒馆门廊旁一个摇椅上的陌生人，他穿着时尚，戴着一个向前倾斜着的獭皮帽，看起来很潇洒，拇指插入背心的袖孔里，向后倚着，双脚抬高顶在支撑门廊的圆木上，抽着雪茄烟，吞云吐雾。

在我更加详细地询问康奈利·格雷森的情况时，其他人都专注于自己随意的猜测，并且继续压低声音交换着各自的观点，没有在意我的问题。

我没有办法听懂他们的谈论，即使挤到他们中间，听到的也很有限。因为在他们谈论的过程中，总是夹杂着一些陌生人的名字和一些过去的回忆。

在一个人提到我的舅舅赛思时，我立马竖起了耳朵。不过这时我看到铁匠瞟了我一眼，并用胳膊肘轻轻推了一下说话者。片刻的停顿后，他们继续聊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。我知道不可能从他们嘴里得到更多的



信息，所以起身继续赶路。

经过酒馆的时候，我礼貌性地看了一眼那个陌生人，就在我偷偷地瞟他的时候，我发现他正看着我。我不想盯着他看，所以只看到了他的大概轮廓：戴着高高的帽子，浓眉大眼，高高的鼻梁，光光的下巴，充满笑意的嘴角，匀称的大衣与其形象似乎很匹配。我好像看到他手指上戴着闪闪发光的钻石戒指，但不敢肯定。我继续向前走，赶去镇子的另一头处理舅舅的生意，而他依然坐在椅子上抽着长长的雪茄吞云吐雾，高傲得像只公鸡，好像整个镇子都属于他。

我离去后，他阴沉的表情和傲慢的举止依然留在我的脑海里。我板着脸与麦基先生争论鱼油、马匹、蔗糖和木材生意的时候，还想着他那高傲、敏锐的眼神和充满笑意的嘴角；我与麦基先生商讨鸡蛋价格和豌豆价格时，也想着他戴着的獭皮帽和手上的戒指；我走了两英里的乡村小道，太阳光开始减退时，还想着从铁匠们谈话中蹦出的我舅舅的名字——他们为什么又如此谨慎地收住口呢？

现在，我渴望能好好观察一下这个陌生人，并且盯得他局促不安。不过让我失望的是，在炎热的让人汗流浹背的天气里，他只停留了片刻，就戴着獭皮帽，急匆匆地离去了。

这个陌生人不应该就这样逃脱我的视线，于是我迈开大步，慢慢地跟上了他。

经过铁匠铺，他没有左右观察，不过我相信在他走过的时候，应该看到了一张张充满惊奇的脸。因为一个人不用转头就能把许多东西都看到。

我跟在他后面，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。不过在他走到那个商店之前，我必须赶上他，并走进去。他戴着向右倾斜着的帽子，若无其事地摇着拐杖向前走着，经过教堂、牧师住所和学校。他走了一会儿后在栗子树下停了下来，点上一支烟。我一直跟着他，商店就在我们前面不远处。

我是否应赶上他，然后转过身与他面对面？不能这样，赛思舅舅会阻止我的。不过我决定好好观察一下这个人，于是加快了脚步。令我惊讶的是，这时他转过身朝我这个方向走来了。

现在我与他离得很近，他站在门槛处，我踏在低一级的台阶上，可以看到赛思舅舅的书记员——阿诺德·拉蒙特和赛姆·玛兹。阿诺德·拉蒙特是一个法国人，他们正在里屋忙碌着。像以前一样，我看到赛思舅舅的光头在桌子上方闪着亮光。但是我的眼睛一直跟随着陌生人，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手指上的钻戒闪烁着光芒。

“嗯！”陌生人这种沉闷粗鲁的声音让我吃惊，与之相比，赛思舅舅的尖锐嗓音就好比女人生气时发出的声音一样轻声细气。

我认为赛思舅舅也受到了惊吓，他抬起头，用眼睛斜视了一下。“哦！”他粗声粗气地说，“你需要什么？”

“你的一个小时。”陌生人压低声音说道。

“时间就是金钱。”赛思舅舅答道。

“我就是让你的时间变成真金的人，赛思·阿普海姆。”陌生人说。

“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？”

“这是个愚蠢的问题，镇子上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告诉我在这里开店人



的名字。”

赛思舅舅气急败坏地嘟囔着，并且用钢笔上的翎毛刷着自己的下巴。

“好，”陌生人说，“椅子在哪儿？”

“椅子摆放在店里，会为偷懒提供条件。”赛思舅舅说道，“坐饼干箱子上吧，我现在非常忙。”

他仍然密切地观察着这个陌生人，但是声音却带有一种安抚的味道。

“嗯，我并不在意。”陌生人露出了淡淡的的笑容，用一种缓和的语气说道，“这不是第一次坐在饼干箱子上与赛思·阿普海姆谈话，我记得老帕克经营这家商店时，你我偷了一帽子的饼干，在小河旁的旧帐篷里分享。”

“你是谁？”赛思舅舅喊道，“你到底是谁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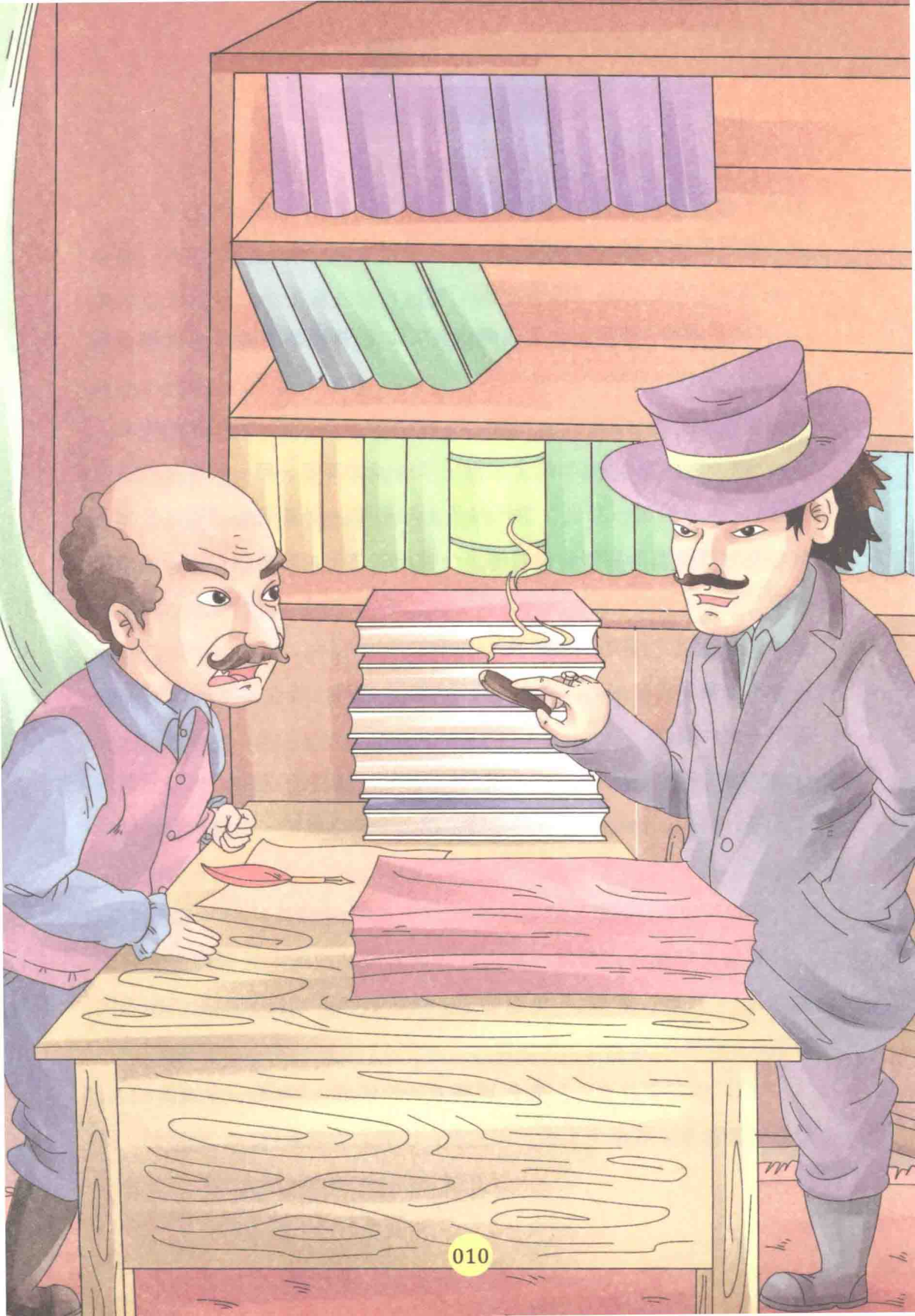
赛思舅舅脸色发白，完全失去了控制，钢笔也落在了摊开的账簿上，留下一大片墨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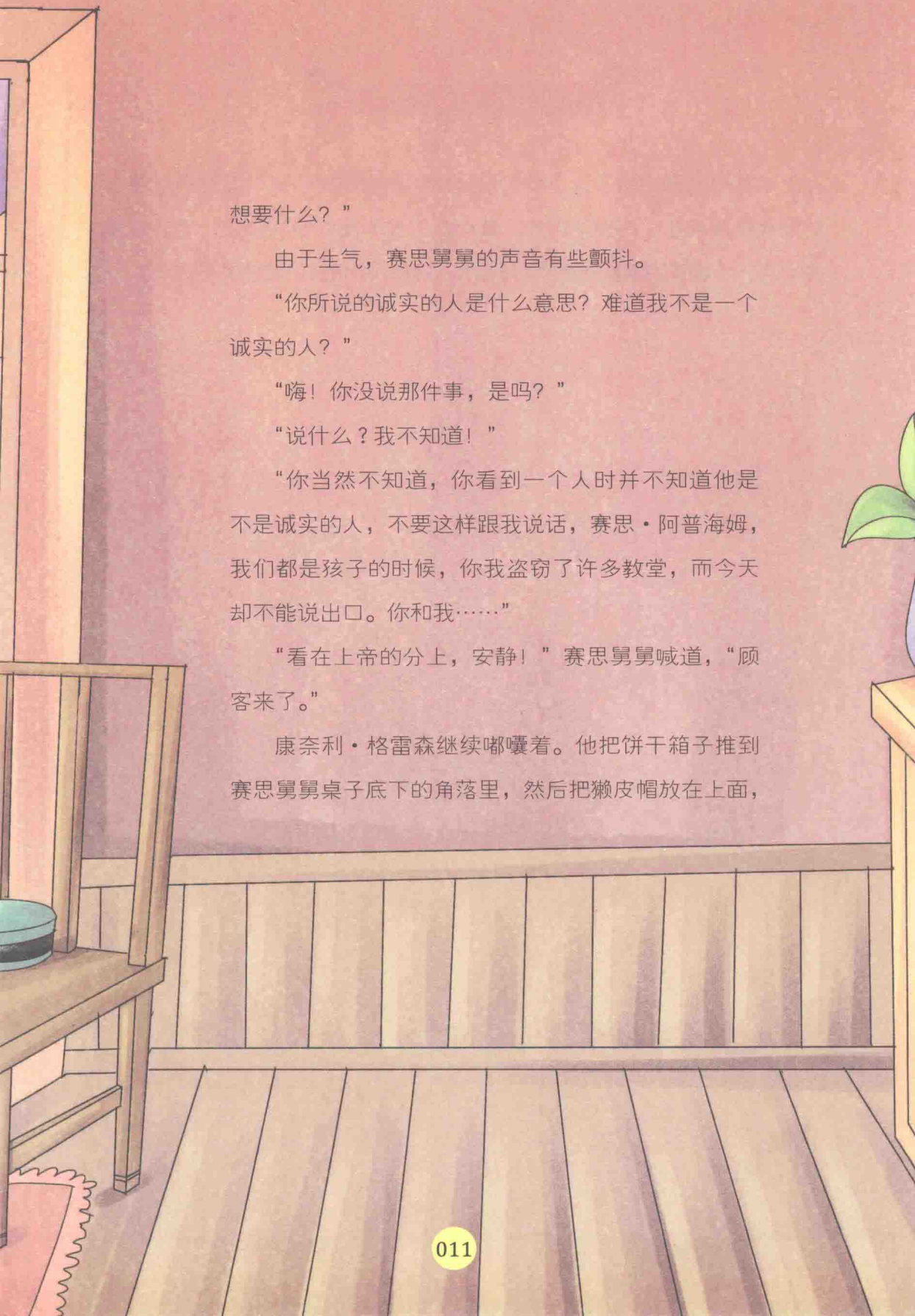
“嗨！不记得老朋友了吗，赛思？我听说你现在很富有，钱袋里装满了金子，好啊，你说时间就是金钱，那么今天你就把一小时的金钱留给我吧。”

赛思舅舅颤抖着双手回到桌子旁。“康奈利·格雷森！”他喘着气说道。

陌生人把帽子向后推了推，并且用戴着钻戒的手轻轻弹去雪茄上的烟灰。“是我，赛思。”他回答道。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深沉饱满的声音。

“好，你想要什么？”赛思舅舅激动地问道，“我是一个诚实的人，是教堂的执事，我老老实实在地做生意，没有为你准备什么，康奈利，你





想要什么？”

由于生气，赛思舅舅的声音有些颤抖。

“你所说的诚实的人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我不是一个诚实的人？”

“嗨！你没说那件事，是吗？”

“说什么？我不知道！”

“你当然不知道，你看到一个人时并不知道他不是诚实的人，不要这样跟我说话，赛思·阿普海姆，我们都是孩子的时候，你我盗窃了许多教堂，而今天却不能说出口。你和我……”

“看在上帝的分上，安静！”赛思舅舅喊道，“顾客来了。”

康奈利·格雷森继续嘟囔着。他把饼干箱子推到赛思舅舅桌子底下的角落里，然后把獭皮帽放在上面，



仰坐在赛思舅舅的椅子上，肆无忌惮地向我眨着眼。赛思舅舅不再像以前那样带着无礼、蔑视的态度，急切地打发不受欢迎的顾客，而是热情地招待一个拿黄油换棉布的农村妇女，对这一切他自己都感到很惊讶。